

《四库全书》的阙文问题*

——以《四库全书荟要》为中心的考察

江庆柏

内容摘要:《四库全书荟要》中时见有“阙文”标志。《荟要》的缮录者对阙文的处理存在许多问题,如原本有阙文馆臣未能补出、原本无阙文但四库底本有阙文馆臣未能补出、对底本阙文作任意增补等。阙文处理方式的随意性,是造成四库各本之间差异的一个原因。阙文问题反映了《四库全书》纂修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文献整理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四库全书荟要》 《四库全书》 四库学 阙文

我们在阅读古代文献时,有时会在字里行间看到一个写作小字的“阙”字(有时也写作“缺”,其义相同),这就是“阙文”标识。阙文,这里指的是有脱漏的字词或文句。当然也有不标“阙”字而用空格或墨钉(■)表示的。如果所缺文字不多,则通常有几个缺字就打几个墨钉。

同样,我们在阅读四库本时,也经常会看到这个“阙”字。有的时候,四库本没有这个标记,但我们核对底本时会发现原来是有“阙文”标识的。我们还发现,同样是“阙文”,现存四库各本是不一样的。四库本的阙文问题,前人已有相应的研究,如程启贵、杨效雷《〈苏魏公文集〉阙文补证》一文,通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杨士奇等奉敕编《历代名臣奏议》、缩印宋刻明景本宋赵汝愚编《诸臣奏议》,比较了四库本《苏魏公文集》卷二十《请诏儒臣讨论唐朝故事上备圣览》一文的阙文问题^①。有些文章对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作了探讨,如吕立汉以明刘基《诚意伯文集》为例,指出缺文的成因是集中有犯清廷“忌讳”而被

*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库提要汇辑汇校汇考”(项目编号15ZDB075)阶段性成果。

①程启贵、杨效雷:《〈苏魏公文集〉阙文补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1期,第37、38页。

抽毁所致^①；张春国则指出应摆脱凡四库写本皆因朝廷忌讳而进行了删改这种思维定式，认为文渊阁本《诚意伯文集》缺文完全是由底本缺页而致，与朝廷忌讳等原因无关^②。

本文拟主要以《四库全书荟要》本为例，结合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澜阁本的比较，进一步探讨四库馆臣在处理“阙文”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四库全书荟要》为例，是因为一般认为《荟要》供皇帝御览，校对比较精审，缮写也最为严谨，乾隆帝对《荟要》的评价通常也比其他四库本高。但从馆臣对“阙文”处理的情况看，《荟要》本同样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阙文的出现与馆臣的处理

1. 原本有阙文馆臣未能补出

《荟要》本中的阙文，有些是因所用原本就有缺，《荟要》本无法补出而造成的。如《明文衡》卷四十七董纶《跋戴元礼仁义卷》，最后说“吉凶祸福之报，宁”。显然语气未完，所以《荟要》在“宁”字下注一“阙”字。此书现存的几种明刻本，“宁”字下也都没有内容，说明当时就已残缺了。

但有些阙文是可以补而《荟要》本没有补的。如康熙本《明诗综》卷十四林赐小传云：“赐字■■，莆田人，洪武癸酉乡试第一。官溧阳训导。”^③“赐字”下原缺二字，用墨钉替代，所缺为林赐之表字。《荟要》本在“赐字”下标注了一个“缺”字。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此处标注作“阙二字”。

明张弘道《皇明三元考》卷一“洪武二十六年癸酉科解元”记道：“福建林赐，长乐人。字伯予，授乐平教谕。师范端庄，博学善属文，为士人所仰，得其题咏，甚宝之。子侨，正统戊午解元。”^④是林赐字伯予。“赐”有“予之”之义，人名与表字命意相同。至于籍贯有莆田、长乐之别，授职有溧阳、乐平之分，则因古人著录籍贯有原籍、寄籍的差异，而授职也有先后不同的缘故。这段记载不仅可以补出林赐表字，也可以补充其小传。朱彝尊当年编纂《明诗综》时或未及见到《皇明三元考》一书，故记林赐小传有缺。《荟要》本等也就照录，未及加以补正，遂使阙文依旧。当然从文献整理的角度看，《荟要》依据原书缮写，照录阙文，并无不当。但无论是《荟要》还是《四库全书》，都有“考证”“按语”，即一些篇卷后面所附的纂修官撰写的校勘记。像这种情况是可以在“考证”中加以说明的。

2. 原本无阙文但四库底本有阙文馆臣未能补出

有些《荟要》本收录的图书原本并无阙文，但馆臣誊录时使用的底本有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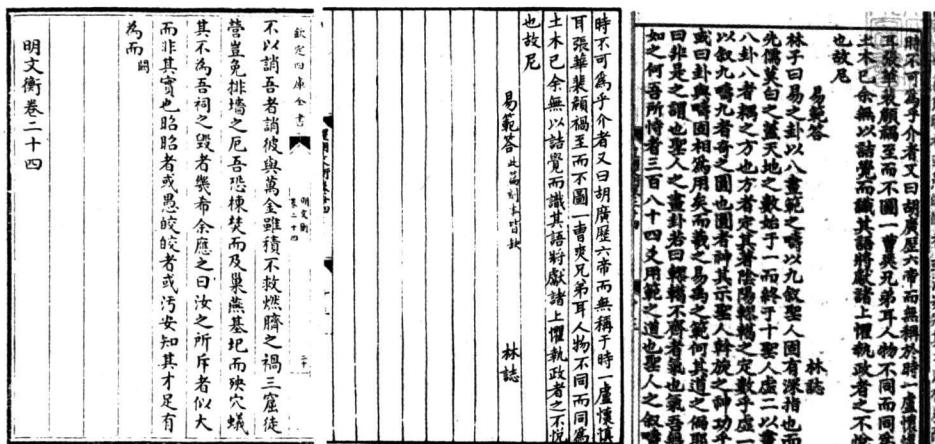
①吕立汉：《〈四库全书·诚意伯文集〉缺文成因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3期，第104页。

②张春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缺文成因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2期，第104页。

③朱彝尊：《明诗综》卷十四，清康熙间刻六峰阁印本，叶三十一。

④张弘道：《皇明三元考》卷一，明刻本，叶十六。

文,而馆臣又未能查考其他版本而补出阙文。如《明文衡》卷二十四收录贝琼《土偶对》,《荟要》本及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均至“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为而”而止,下注一“阙”字,表示以下有缺(见图一)。《荟要》本所据以缮录的是明嘉靖六年卢焕刻本,其下还有“时不可为乎”一段文字(见图二)。这段文字正好在下一个简子页上。所以这可能不是《明文衡》本身有缺漏,而是进呈四库馆中的这部《明文衡》正好缺了这一页。《荟要》本等在依据卢焕刻本缮录时,看到其文未完,遂注上“阙”字,这是不恰当的。贝琼《土偶对》是一篇流传很广的寓言小品,不难看到。像这种情况,正确的做法是另找全本《明文衡》补上,或至少据贝琼文集等补录。然而无论是《荟要》纂修者,还是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纂修者,都仅注一“阙”字了事。以后各校对官及复校者等,也都未提出疑问。



图一 《荟要》本

图二 明卢焕刻本

图三 明张鹏刻本

以上说到卢刻本《土偶对》是完整的,但实际上卢刻本也还是有阙漏的。今见卢刻本《土偶对》之后,尚有林志《易范答》一篇篇题,但正文无文字,篇名下注云“此篇刻本皆缺”(见图二)。《荟要》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中,均无此篇篇名,也无小注。而明正德五年张鹏刻本《明文衡》,《易范答》一篇完整无缺(见图三)。卢焕刻本刻于明嘉靖六年,晚于张鹏刻本,未知何以缺漏这篇。《荟要》在缮录时,仅据卢刻本抄录,未能核对其他刻本,所以有阙漏。今四库本中,只有文澜阁本《土偶对》是完整的,并有《易范答》一篇。值得注意的是,文澜阁本此篇是乾隆年间的原抄本,说明当年“南三阁”本与“北四阁”本就已经存在着一定差异。文澜阁本因为经过多次补抄,一般评价不高。但《明文衡》中《土偶对》、《易范答》两篇的完整存在,说明文澜阁本也有优于其他四库本的地方,这为我们公正评价文澜阁本提供了依据。

这种情况在《荟要》本中还有多处。如元许有壬撰《圭塘小稿续集》,《荟要总目》云:“今依前浙江巡抚臣三宝所上范懋柱家藏明许颢刊本缮录恭校。”我

们将许颢刻本与《荟要》本相比较,发现《荟要》标注的几处阙文都有问题。以《瑞莲歌》为例。这首诗共三首。其一,许颢刻本最后作:“莲房有子风味好,不待食藕沉痼痊。愿言七泽均此瑞,主人福寿方如川。”文渊阁、文津阁本同。《荟要》本只抄到“不待食藕沉痼痊”,“痊”下注一“阙”字,“愿言七泽均此瑞,主人福寿方如川”两句未抄。

其二,《荟要》本最后作:“欲为表颂非饰美,奈此嫩痼谁能痊。予心真乐更多有,傍花随柳在前川。”“川”下仍注一“阙”字。实际上这首诗已经完整,并没有阙文。

其三,许颢刻本、《四库全书》本最后作:“幽人到此自怡悦,膏肓泉石尤难痊。要须纪录入郡乘,千年增重吾山川。”《荟要》本也只抄到“膏肓泉石尤难痊”一句,“痊”下注一“阙”字,无最后“要须纪录入郡乘,千年增重吾山川”两句。

明许颢刻本是《圭塘小稿续集》的最早刻本,从其版本流传看,四库本依据的都是这个刻本。从上述三首诗的情况看,文渊阁本、文津阁本都以“川”为结韵,可见使用的本子都是完整的。《荟要》本则在其一、其三都标注了“阙”字,这只能说明《荟要》本当时有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不全本,因此才会在旧籍并没有阙漏的情况下这两处均未抄录完全,并补上阙文标记。《荟要》本《瑞莲歌》其二是完整的,没有阙漏,《荟要》本之所以也标注“阙”字,可能是受其一、其三影响无意中标上的。由此可见,《荟要》本这一篇无论是版本、还是誊录都是有问题的。

3. 馆臣对底本阙文作任意增补

以上几例都是原本(或《荟要》所据底本)有缺,《荟要》本在抄录时未能加以考辨而予以补缺。也有《荟要》本遇到阙文不去考查原因,而是对原刻本文字作任意增补的。如以《明诗综》卷三刘基小传后各家评论为例。

陈卧子云:“文成雅辞隽旨,微伤婉弱,令人思留侯之貌。”(《荟要》本)

陈卧子云:“文成雅辞微伤缺 婉弱,令人思留侯之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基小传后各家评论所引陈卧子(即陈子龙)之语,《荟要》本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均不相同。而《明诗综》康熙刻本原文如此:

陈卧子云:“文成雅辞微伤 婉弱,令人思留侯之貌。”

康熙本“微伤”以下空缺二字,下接“婉弱”。《荟要》本“微伤”以下无空缺,下直接“婉弱”。但“微伤”之上增加了“隽旨”二字。文渊阁本未增字,但在“微伤”以下用小字注一“缺”字,其下又空一格,表示“伤”字后面空缺两个字。文津阁本则删除了陈卧子这段评语。

按,四库各本均非。此处当读作:“文成雅辞微伤婉弱,令人思留侯之貌。”陈子龙认为刘基与张良两者有相同之处,故有此相比之论。李雯、陈子龙、宋征舆评选《皇明诗选》卷二刘基条下评语,引卧子曰:“文成雅词微伤婉弱,令人思留侯之貌。”是《明诗综》各家诗话引陈子龙语,即见于《皇明诗选》。天津图书馆藏清乾隆四年江湑抄本《明诗综诗话》亦作:“文成雅辞微伤婉弱,令人思

留侯之貌。”①“微伤”以下即未空缺,直接“婉弱”。此抄本中钱谦益(钱受之)之语均未删去,说明此本还保留了原书面貌。康熙本“微伤”以下空缺二字,当是康熙本误刻后又将所刻之字挖去的缘故,并非真有缺字。

《荟要》本将“微伤婉弱”连读,甚是,但在其上补“隳旨”二字,则显然是误读了康熙本原文。《荟要》本或见“微伤婉弱”可连读,遂想当然地补了“隳旨”二字。文渊阁本凡见原书有缺之处,均会用小字注“缺”字,并空出相应字数。此处亦是见康熙本有空格,故注了“缺”字,并在其下再空出一格。

这个例子说明,四库底本并无阙文,但馆臣按照阙文的思维方式作了不恰当的改动。这属于“臆补”。

《荟要》遇到阙文像这类“臆补”的情形并不少见。有些是最初缮录时就补上的,也有后来校对时补上的。如朱鉴编《诗传遗说》卷五“诗人只见他”一条下,《荟要》本有句云:“一字不肯乱下。”(见图四)卷末“按语”云:“‘一字不肯乱下’,刊本缺‘字’‘肯’二字,今增。”《荟要》将这两个阙字补上了,但《荟要》“按语”并没有指出补正的依据。文渊阁本此处作“一阙不阙乱下”,两个“阙”字都是小字,表示这里有阙文

(见图五)。今查《朱子语类》卷八十、程川《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均作“一句不胡乱下”。据《荟要总目》所记,《荟要》本《诗传遗说》是依据《通志堂经解》本缮录的(即“按语”所说的“刊本”),而《通志堂经解》本在“一”、“不”二字下各空缺一个字的位置(见图六),并无《荟要》所补文字。所以《荟要》的增补实际上并没有版本依据,是馆臣根据文义推测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此处也有“字”“肯”二字(见图七),但可以明显看出这两个字与其他字形不一致,显

前
三
章
是
說
人
一
字
不
肯
亂
下
只
見
他
恁
地
重

图四 《荟要》本

前
三
章
是
說
人
一
不
不
亂
下
只
見
他
恁
地
重

图五 文渊阁本

章
前
三
章
是
說
一
不
亂
下
見
他
恁
地
重
三

图六 《通志堂经解》本

前
三
章
是
說
人
一
字
不
肯
亂
下
只
見
他
恁
地
重

图七 文津阁本

①《明诗综诗话》,影印江涪抄本,《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第16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第395页。

然是后来补上的。实际上仔细看《荟要》本(见图四),可以看出这两个字也是后来补的。

因为底本《通志堂经解》在“一”“不”二字下各有一空格,表示有缺字;《荟要》本在依据《通志堂经解》本缮写时,最初也空了两个字的位置,文津阁本也是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在空白之处各写上了一个“阙”字;后来校对时,《荟要》本、文津阁本都发现了这个空格问题,于是根据臆测补上了“字”“肯”两个字。

有时馆臣臆补是因为原文确实无法核对。如《明文衡》卷九十四收录周叙撰《祝先生墓表》,这是括苍祝金墓表。《荟要》本其文云:“久之改江浦教谕。”此句四库本各不相同。文渊阁本作“数年调江浦教谕”,文津阁本作“甲午调江浦教谕”,文澜阁本则作“江浦教谕”,其上空阙三字。查《明文衡》据以誊录的底本即明嘉靖六年卢焕刻本,“江浦教谕”上为三个墨钉,比嘉靖本更早的明正德五年张鹏刻本、也即《皇明文衡》的第一次刊刻本,此处也已空缺三字。嘉靖八年宗文堂刻本亦是如此。显然明刻本都有阙字,都未任意补缺。《荟要》本及文渊阁、文津阁本的三个字都是馆臣自己根据文意加上的。

据《墓表》,祝金先分教丽水邑庠,因教学有方,任江浦教谕。此处上下文意思明白,并无难解之处,或许因为如此,所以四库本对阙文都自动作了补缺。然而尽管《荟要》本等所补可使上下文意贯通,且也大致不差,但显然并无版本依据,属于臆补。只有文澜阁本未补缺字,显得比较谨慎。

当然这一处的阙文并不是完全不可考出。周叙的这篇《墓表》原见于其《石溪集》(有成化六年周蒙刻本),原文作“秩满升江浦教谕”。不知何故,《明文衡》在收录这篇《墓表》时,佚去了“秩满升”三字。乾隆帝和四库馆臣都非常重视校勘,只是限于人手和时间,很难作这种追根刨底式的考校。四库本在阙文处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影响四库本质量的一个原因,也是几种四库本之间存在文字差异的一个原因。

4. 馆臣对部分阙文处理的根据不明

也有一些阙文的处理,各本存在不同,有补有缺,原因现在还难以理解。如元好问辑集《中州乐府》所收赵秉文《梅花引》(过天门关作)二首,《荟要》本第二首开头标注有一“阙”字,阙去上阙二十八字(见图八)。文渊阁本同。然而文津阁本这首诗上下阙都是完整的,其文为:“树声乾,山容瘦,日暖南檐春意透。神煦煦,骨珊珊,闲寻野径,邈尔隔尘寰。 杖头倒挂一壶酒,为问人家何处有。捋冰髯,暖朝寒。何人画我,霜天晓过关。”(见图九)“树声”至“尘寰”二十八字是《荟要》本、文渊阁本所阙的。

令人困惑的是,就我们查寻到的《中州乐府》版本看,此处均为阙文。据《荟要总目》所记,《荟要》是依据前山西巡抚巴延三所上明毛晋汲古阁刻本缮录的。而汲古阁本,此处是用方框替代阙文。另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影印元乙卯新刊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至大三年曹氏进德斋

刻递修本,此处也都是阙文。这两种元刻本是本书早期的刻本,后世翻印多据于此。此外赵秉文《滏水集》中,也没有收录此词。唐圭璋《全金元词》收录赵秉文词,所缺也未补^①。因此文津阁本所补阙字未见有其他文献收录,该本是根据什么补出的,尚不得而知。

5. 其他可能造成阙文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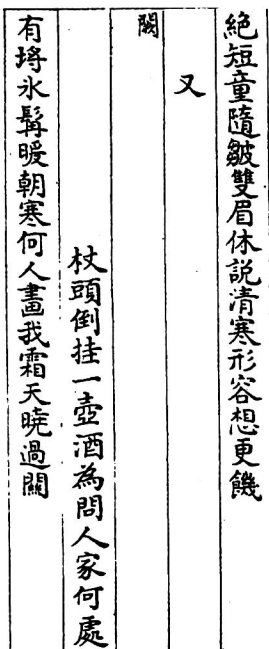
阙文处置的不当,有馆臣自身的原因,但也可能与四库馆中的办事流程有关。例如乾隆

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奏查《宗泽集》等改写情形片云:“臣等查《宗泽集》内‘夷’字改‘彝’,‘狄’字改‘敌’。《杨继盛集》内则有改写者,又有不改者,不解其故。因提取原刻本细校,则改写者俱系刊本妄改,其不改者刊本空格加圈。因查该馆抄书之例,凡有空格,誊录俱不写入,留与分校之员查核填写。”^②撇开责任问题不谈,但就工作程序看就有问题。抄书时遇到空格,誊录监生不写入,留给分校之员查核填写。这说明誊录与分校人员在空格的处理上没有很好沟通。这里提到的问题虽不是直接针对阙文说的,但按这种方式处理问题,很可能使誊录、分校双方都有遗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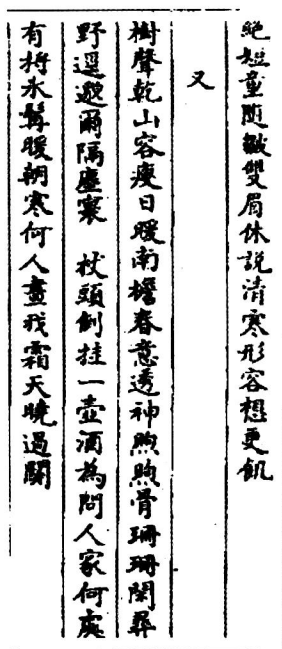
当然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如上所述,馆臣对阙文的处理都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

二、清廷对与阙文有关人员的处分

四库馆对图书的缮写、校订有详细的考成办法,制订有严格的功过体例。对阙文的处理同样如此。乾隆五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纪昀奏道:“至空白之中,有原注‘阙文’一项,详校官因已声明,遂不查核。臣偶觉数处可疑,调取底本查对。中有实系原阙者;亦竟有底本不阙而惮于书写,或已经挖补而懒于查



图八 《荟要》本



图九 文津阁本

^①唐圭璋:《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第47页。

^②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50页。

填,竟自捏注阙文字者。实系有心弊混,与偶然舛漏不同。”^①这个性质很严重,它破坏了文献的本来面目,人为形成了新的版本错误。纪昀所说的这个问题,立即引起了四库馆的重视。十月初十日,军机大臣、四库全书馆正总裁阿桂等即回应了纪昀提出的问题,并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初步提出了处理意见:“应如所奏,交武英殿查明,单开捏注阙文之各书尾页上誊录姓名,交部议处。”^②乾隆帝当即批示“依议”。

十二月初九日,纪昀上奏道:“所有续勘出遗失底本一种、遗失正本一种及捏注阙文各条,亦均于单内声明,伏乞敕下军机大臣核议,分别办理。”^③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户部在为知照查议周兴岱等人事致典籍厅移会中公布了处理意见:“其前充四库馆誊录,缮写书籍捏注阙文之开封府通判叶大奇、文水县知县金国宝、安县知县张仲芳,俱着照部议降一级调用。”^④在所附黏单中详细开列了查处人员名单,其文谓除誊录冯士灏、张同履等7人俱病故,均毋庸议外,应将四库馆誊录议叙主事任嘉春、议叙知县叶大奇等24人,“均照捏词朦混降一级调用例,降一级调用,毋庸查级议抵”^⑤。这份罚单虽然开列于《荟要》基本完成十多年后,且针对的也是文渊阁、文源阁办理人员,但名单中所开列的一些人实际上也是《荟要》的誊录人员。

从上述档案资料中可见当年对阙文问题的处理意见,也可见阙文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虽然是纪昀后来提到的,但实际上是原来就存在的。纪昀注意到这个问题已在乾隆五十六年,四库各本都已抄录完毕,阙文问题事实上已很难补救。

“阙文”问题虽然出现在《荟要》和其他四库本中,在其他古籍中也多少会存在这种现象,不过形式、程度上有不同而已。因此本文指出的这些问题,对古籍整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江庆柏,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四库学。

①《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三九七,第2238页。

②《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三九八,第2241页。

③《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四二三,第2273页。

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四五—,第2309页。

⑤《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四五—,第2314页。